



远
方
出
版
社

罗

刹

神

龙



版权所有．翻印必究





责任编辑: 伊 子

封面设计: 新 天

忆文武侠经典珍藏本

忆文作品集

——代(精品典藏武侠)序

武侠大师忆文，原名王益文，祖籍山东临清，从小爱读古典文学，特别喜爱曹雪芹笔下的《红楼梦》。忆文性格好动，喜爱体育活动。他十八岁时考上大学，因家庭贫困，生活陷入困境，靠朋友帮助和外出打工就读于中文历史系。

在大学时期即酷爱文学创作，作品常发表在校刊及报刊上。毕业后，他曾在报社工作一年，因生活需要，开始写作武侠小说。

他自第一部《飞羽令》起，接二连三推出新作，共创作四十多部武侠巨著，有许多被香港、台湾书商买断版权，连港、台影视界也同忆文签订合同，一时成为商界的“红星”。

忆文武侠小说，内容曲折离奇，给予读者广大的幻想空间，尤其注重侠义理论与男女间的情感的谐调，被武侠界誉为金庸之后的又一位“侠坛”之星。

以作品内容而论，金庸、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注重历史环境表现，古龙的小说则根本不写历史背景，不受任何拘束。忆文武侠，又和三位大师不同，他不写历史，也不像古龙写人生观，忆文特出的是，以写情为主，每一部小说，都以情事为首，最冲破旧的写作规律和框式结构，写出现代“红楼梦”中的武侠爱情故事。

当忆文先生告诉我，他写《慧剑断情丝》这部书的最后结局，整整写了三个多月，为书中的主人公“袁中笙”的爱情故事，掉了半天的眼泪，他还说不知如何落笔来完成这部最后的香艳“情系”。

至于描写武功，梁、金、古三位大宗师各有自己的风格。但忆文武功不同，他描写的功夫，没有一定的规律，他没有一招一式，也没有金庸小说那种神话中的奇功，有的只有一种功夫，他自称为香艳中的“情功”，在“情功”中最发扬自成一派的武功。

忆文武侠，其中涉及性与男女相欢的场面太多，为保住原著风格，虽作了一些删节，但仍有一些“限制节”描写，愿读者用艺术眼光去阅读观看。

武侠小说现在有这样的地位，都是侠坛宗师们努力创作的必然结果。武林有句名言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杰出的一代胜一代，这一点忆文小说中可以看见。

为了能使读者早点读到“忆文经典武侠”系列，远方出版社经过辛苦努力，终于隆重推出忆文四十多部武侠“爱情”故事。

为此，我代表作者深深感谢出版界的同仁，感谢阅读忆文武侠的侠迷朋友。因时间有限，书中有个别错误，请读者朋友们谅解，但愿能使忆文武侠，能成为你茶余饭后的好伴侣。

友人

1998年于香港希尔顿饭店

内容简介

苗山剧毒名振天下，蜗母心如蛇毒，凭着来无影去无终的盖世轻功和奇毒无比的怪蝙蝠，害人无数，为了一个男子和妹妹争风吃醋，对自己的亲妹妹赶尽杀绝。

自古英雄出少年，后起之中兴起了一个唐棣，他不但人品极佳，而且是个武学奇材。

他福大命大几次遭人陷害都被美人所救，又得几位江湖异士传授一身绝世奇功行侠仗义，将蜗母之妹秀姑救出。

目 录

(罗 刹 神 龙)

第一章	断臂之仇	-----	(1)
第二章	盖世神功	-----	(32)
第三章	奇侠异士出江湖	-----	(68)
第四章	四妖姬媼母	-----	(85)
第五章	龙争虎斗	-----	(113)
第六章	大闹天池	-----	(149)
第七章	寻访医仙	-----	(164)
第八章	火烧万蜂谷	-----	(192)
第九章	苦练绝学	-----	(218)
第十章	笑折三杰	-----	(248)
第十一章	黑白观音	-----	(271)
第十二章	苦寻佳人	-----	(302)
第十三章	追魂蝙蝠	-----	(324)
第十四章	痴情侠女	-----	(349)
第十五章	逃出生魔掌	-----	(377)
第十六章	起死回生	-----	(410)

第一章 断臂之仇

太行山的山下,大名府以西,从保定府南行,乃是邯郸古道,是往来南北的通道,从古到今,就是贸易商人必经之路,平素车多人盛,十分热闹,这天在落日余晖时候,来了一位白面书生,骑的是一匹膘肥的紫骝马,蹄寸上面俱生有一圈白毛,蹄趾奔腾,有如四条白巾飞扬,十分美好,鞍鞯鲜明华丽,缰绳周围,缀有一串红色团绒和铜铃,鲜艳夺目,叮当有声,紫骝马四蹄奔腾奔尘飞扬,鞍旁悬挂一口宝剑和系着几卷旧书,这书生眼看西天落日将隐山峰之后,西半天金光照射,有如千万条金线,布成半圆形的团扇,金线交织,闪闪生辉,霞光耀目,转眼间,金光稍敛,朵朵彩云,掩映上空,有如仙女舞衣翩翩,宫袖飘飘,好一幅美丽的锦绣,尽入眼底,这时那晚霞已映照了邯郸城楼,便将奔马缓慢下来,眺望那古道近郭附近的景色。

书生虽是身着儒服,但却气宇轩昂,容光焕发,年岁很轻,骑在膘肥高大的紫骝马上,更显得英姿潇洒,秀外慧中,纵目四野,但见右侧有巍峨耸翠的太行山,左侧则是一片无边的旷野,阡陌纵横,遍地透黄,秋收在望,邯郸城垣一片灰黑,城堞起伏,宛如游龙,城中炊烟,袅袅上升,将城中上空,遮盖着一片薄雾,既像白云飞腾,又似白练飘浮。这位书生,眼观垂暮晚景,既见远山含笑,又听近水流声,不由豪气干云,慷慨激昂放声而歌,歌道:

“前不见古人兮,后无来者,承先启后兮,舍我其谁,继往开来兮,伸张正义,尊崇圣贤兮,济危扶倾,且学游侠兮,诛奸宄!”

书生长歌未罢,忽听身后一声冷笑,说:

“好大的口气!你凭什么本领,能去惩奸除暴,济危扶倾,竟口

出狂言，真乃自不量力，不知羞愧！”

其声虽细，但却清晰异常，而且娇脆之极，显然是出自年轻女子的嘴里，跟着便听到得得的蹄声，由远而近。

书生不觉心神一怔，回头一瞧，却见一位白衣女子，自身后纵马奔来，相隔尚有二十多丈距离，顿时心中微微一惊！两人相距这么远，而传入耳中的声音，又那么清晰，显然是以极精湛的传音入密方法，传送入耳，若非功力已出神入化，何能达到这般境界，显见这位马上的白衣女子，功力相当深厚。

那女子来得好快，有如白驹过隙，流星滑越，眨眼间已到身后，那书生不自觉的勒缰，一带马头，想走路侧，给白衣女子通过，哪知他尚未让开，突然有破空之声入耳，呼的一声，紫骝马的后臀部，早着了一鞭。

那马一声嘶鸣，登时前蹄离地，竖立而起，若非那书生拥有一身超绝的武功，立时攀鞍并腿，怕不早就被掀下马来，头下脚上，来个倒栽葱，跌个头破血流。

紫骝马霍地打一转，一跃三丈，离开道路中心，就在跃开的瞬间，那白衣女子纵折马，已从身旁风驰电掣而过，虽是仅仅一瞥，却已瞧见马上的白衣女子，竟是位千娇百媚的绝色姑娘，风姿绰绰，肌肤莹莹，玉手纤纤，青丝柔柔，真乃人世间少见得天香国色的美女，天上少有的冰肌玉骨的仙姬，看年纪，不过十八九岁，穿白衣骑白马，更增添了无限风韵。

那白衣女子擦身而过的霎那，再又微微哼了一声，眼神顾盼之间，目光却又宛如春水荡漾，微波皱转，秋波微转，杏目生春，樱唇轻启，仪态万千。

说时迟，那匹白马，眨眼而过，直似玉帛凌风，白羽飘空，顷刻间由近而远，由大而小，只见远处，仅有一点白点疾射，终于尘飞影远消逝于落日余晖里。

书生勒以痴立，怔怔的在马上呆看失去人马的影子，久久不知

动弹。天边的晚霞，陡然染上双颊，就凭自己的大好身手，武功和内力，受师傅多年的指教，虽不敢说已臻上乘，但对强敌当前，也不致于落败，何意今天，竟不能躲过那姑娘的一鞭，险些跌落下马，当场出丑，竟遭受这白衣姑娘的戏弄，而受她的轻视和侮辱，还说甚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伸张正义，诛奸宄……

书生心中，自生惭愧，深感本身一切，均远不如白衣姑娘，同时脑中竟浮出那白衣姑娘的情影，花容玉貌，双瞳剪水，体态轻盈，身手敏捷，动作伶俐，具须眉之气。

蓦地，书生朗朗长笑，声震如暮鼓，响彻山野，自言自语，叫着自己的名字，道：

“啊！唐棣，你遭受这姑娘的一鞭，就由心中滋生惭愧，而感自卑，你怎么还能够仗三尺龙泉，行道江湖呢！”

过去在师傅面，师傅不是常告诉你说：

临大敌而不惧，处除境而不惊，忍辱负重，俯仰无愧，锄强扶弱，坚苦卓绝，时时求进步，处处要虚心。

现在你小不忍，必乱大谋，不力争上游，虚心求进，目空一切，恃材傲物，不遵守临行时师傅所嘱，勤习武功，常修内力，岂不违背了师傅的训诲，辜负了他老家的教言，而今而后，惟有努力不懈，日益求进，除暴安良于人世，行侠仗义于天下，名闻武林，声扬四海，今日白衣女子一鞭的侮辱，对于我本身，又有何伤害。”

说罢，义愤填膺，豪情万丈，猛可里向马臀部抽了一鞭，抖缰夹蹬，紫骝马中蹄翻飞，向前狂奔，直向那白衣姑娘，追赶下去。

不到盏茶工夫，已到邯郸城门，忽见一人迎向前来，拱手为礼道：

“来的可是唐棣唐爷么？”那人面有重忧，但一见唐棣，面上便转忧为喜，顿现笑容，向唐棣不住的打量，并且连声向唐棣道：

“唐爷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旅途劳顿，栉风沐雨，披星戴月，火速赶来，真乃救急如救火也。”

唐棣根本不认识来人，但从说话的语气中，但却已明白来人的身份了，便急忙弃蹬离鞍，飘身下马，拱手还礼道：

“不敢，在下正是唐棣，只因路远马慢，竟劳久候，实感不安，尚请原谅！”

那人四十来岁，围脸，方颧，大耳，面色红润，声音宏亮，语言较快，显然是一位性子急躁，为人豪爽之辈，一身劲装，两太阳穴微微凸起，两眼炯炯有神，显然有一身武功，内力不弱，闻言更喜，道：

“唐爷一到，这就好办了，谷老英雄之望唐爷大驾到来，如大早之望云霓，久潦殷盼雨停之急也，请仍上马而行，早些见到谷老英雄，也好让他放心。”

唐棣听他出言不俗，看他不亢不卑，便知此人在武林中，身份不低，忙道：

“武林末学，初入江湖，很多武林中前辈，皆未能识荆，不知尊驾上下如何称呼，尚请示知！以便称道，而谷老英雄，一日间信马三传，不知有何变故，这般焦急。”

那人眼看唐棣谦逊有礼，气宇轩昂，真乃浑金璞玉之材，才情卓越青年。早一挑大拇指，道：

“果然名师高足，的确不凡，令师燕山客，乃是武林中泰斗，锄暴安良，济危扶倾，仗义于四海，行侠于天下，名震江湖，震播四海，十数年来，领袖大江南北，武林同道无不敬仰和赞美，我就斗胆，称呼你一声老弟，老弟乃是燕山客的衣钵传人，今日一见，便知老弟你已尽得绝学，今后在武林领域中，又增加一名新秀，但却仍然这般谦逊，彬彬多礼，好生教我周冲佩服！谷老英雄之事，此非谈话之所；老弟你到后便知，还请快上马而行，等会儿看到谷老英雄之后，再为详谈，共商应敌之策。”

唐棣见他自报名姓，说话之间，再难掩盖焦急之色，心想那谷老英雄，必有大祸临头，便道：

“在下曾听家师言及，秦中群雄，威绝一刀，人称追魂刀的，想

来便是周爷了，周爷之前，在下岂敢无礼，便请引导，在下追随在后，等会儿，见到谷老英雄时，再听老英雄的吩咐，在下当竭尽所能，为老英雄效命。”

这人果是凭手中一把锯齿钢刀，威震西北武林中的追魂刀周冲，为人生性爽直，快言快语，常常爱打抱不平，侠义中的人，倒也十分愿意和他交往，所以在西北武林道上，一提到周冲，都知道是一条铁铮铮的汉子，没有不佩服的。

周冲见唐棣一再谦逊，不肯上马，就说：

“这是武林中的朋友们抬爱，其实惭愧得很，我周冲这些年来，混迹江湖，掠人之美，饶得虚名，尚望多予指教！好在谷老英雄居处，距离此地不远，那么我们两人，就边走边聊，老弟请！”

显然唐棣提起他的名头来，这周冲便豪气大增，精神立振，但却不敢怠慢，忙走到前面，先走带路，唐棣牵着紫骝马，紧随在后，穿过几条大街，越过几条小巷，不到两盏热茶工夫，到了一条横街，街上寂静无人，灯光暗淡，冷静之极，周冲用手向前一指道：

“老弟，到啦！这便是谷老英雄自金盆洗手之后，封刀归隐之所。”一言才罢，忽地咦了一声，脸上立现惊惧之色，霍地两臂一振，右足点地，飞身跃上了前面高墙，唰唧唧一声响，寒光闪处，一把锯齿钢刀已在手中，身法俐落，出手奇快，却在墙上，细细的往院内各处留神详看。

唐棣看到周冲动作灵快，警觉性奇高，不由心中生起钦佩意识，而自己也不由的提神戒备，倾耳静听院内动静，双目向四外瞧着，周围是否有人暗中活动。

唐棣所看到的，周冲飞身而上的，乃是一道八字粉墙，足有丈多高度，宽也在两尺以上，用约有两寸厚度板木制造，上、中、下均用黄铜片以铁铆钉固定，涂以黑色，门楼上覆绿琉璃瓦，下面檐牙，均以上好木雕成，甚是轩敞，院内乃是四合房舍，虽未能立见全貌，但房上均用青瓦盖顶，却很高骏，气派不凡。

但是院内，却无半点灯光，一片漆黑，鸦雀无声，好似无人居住的大宅院，静得惊人，不禁毛骨悚然，呼吸急促，有如强敌当前，屏息而观，伺敌而攻之势。

周冲飞身上房刹那，唐棣也侧身，点地，如同飞燕穿云，鸢鹰凌空，立即跃身墙上。只见院内压压的一片房屋，上房东西两大间，中为正房，东西两侧厢房，均和正房格局相同，但个个房间，均无一点灯火，由于周冲行动有异，又是一片死寂，全院气氛，令人窒息，不寒而栗。

陡然火光一闪，一位苍老口音呵呵笑道：

“是贵客到了么？周老弟，现在没事，两位请下！快到屋中休息！休息！”

随见火光之中，照见厅外门前台阶上，站定一位老人，一络银丝，飘洒胸前，身着皂袍，蓝裤，白袜，黑鞋，头上黑白发相间，满脸红润，两目神光炯炯，隆鼻厚准，方面大耳，身挺脊直，高高身材，手持火把，昂首而立，恭候门前。

唐棣一看丰仪，已知道这位长者，必是北五省名武师，谷云飞老英雄，走到阶前。

不待周冲前来引见，唐棣便一躬到地，向谷云飞老英雄见礼，道：

“晚辈奉家师命令，前来老英雄尊前，领受教益，并听差遣，请老英雄，不必客气，有用晚辈处，随时吩咐，晚辈自当效劳。”

这人正是以手中两仪剑，威震华北，劈空掌隔山打牛，囊中尚有三十二颗莲子，以纯钢铸成，用以打穴，已出神入化，难闪闪躲的谷老英雄谷云飞，只看周冲惊惧神色，紧张气氛，便知此间，必是大敌当前，强人临境，已到危急存亡关头，束手无策地步。但谷老英雄却仍神色不变，神情自若，早又呵呵大笑，抓起唐棣的胳膊，不让他行下礼去，道：

“老朽若与令师相比，何异萤火之光，比之当空明月，光照天

下,大地生辉。杯水之微,怎比海洋浩瀚,泽被万物,生育造化,老弟台,你要这么说,岂不怕老朽无地缝可钻么?怎能见人!”

唐棣只觉谷云飞抓住他的手,直似铁箍一般,一股奇大的暗劲,直向内腑撞来,五经八脉,皆受内力冲激,一时全身簌簌抖动,心知他是藉机暗试自己的功力如何,这谷云飞现今已是六十开外之人,不料他的鹰爪功,却恁地了得,忙将真气一沉,急运内功,集于臂部,气随力转,力由气生,登时臂部肌肉陡缩,真气顿减,潜藏于丹田之中,泄却谷云飞之力道,免得自身受到伤害,而谷云飞,反觉唐棣武功平平,并非想像之强。

谷云飞才微微一怔,唐棣已将聚于丹田的真气,猛可里冲向右臂,顿时肌腱陡长,内力充沛,力道大长,谷云飞眼中一亮,忙不迭撒手,急速撤回,不然,虎口怕不立即震裂,右臂受伤,忙即伸手护客,请唐棣进厅,以便奉茶敬客。

唐棣神色不动,仍然谦恭之极,道:

“老英雄恕晚辈无礼。”

谷云飞退后了一步,上上下下打量了唐棣一眼,忽然一声浩叹,道:

“十年来,老朽说是金盆洗手,封刀归隐,晚年享受些田园之乐,不问外事,一偿宿愿,其实自知当年手下不饶人,锄奸诛暴,恶果已种,故尔并未将武功放下,只想在这鹰爪功上多些磨练,脱过未来一难,得以善终,乃为心愿,哪知十年苦练,仍不过如此,未有任何进益。”

唐棣心道:即使你再练十年岂能比得上燕山绝学,功力之深,内力之厚,哪知他方要答言,忽听有人清脆地一声冷哼,道:

“即使你再练十年,老儿要想逃命,也是作梦,空费心思,企图侥幸,逃过今在夜晚,那不是便宜了你吗?四外请人,想保留一条活命,那不是白费心机,恐怕连同你请来的人,都难保住自己的性命,他怎么又能帮助你逃脱活命,你到是一位老天真,竟想善终,那

不是妄想，今夜二更，就是你的死亡时间，二更一到，我就让你魂游地府，向城隍爷面前去报到，不要再多费心思了。”

冷哼之声才入耳，谷云飞面色陡变，由红而白，两耳透红，两眼迷蒙，不知所措，呆立不语，周冲锯齿刀胸前一横，不由自主的往后退了一步，先行保住要害，并准备随时还击。话声未落，唐棣早已辨出声音是来自西南，霍地双臂一振，两腿一蹬，快逾闪电般，即腾身跃上房顶，迎向来人。

哪知突闻东北角上，同样一个娇脆的声音传来，道：

“我说二更，来取你的性命，绝不会早到半刻进辰，老儿！你还有半个时辰好活，你就早点交代后事吧！不然二更天一到，你也就没有时间交代了，到时候，你就是想说，我也不会给你机会的，你就早作准备吧！我说的话，说到哪里，就作到哪里，不会不兑现的，更不会拖延的，老儿，你休存有一线希望，能留住你的老命，再活下去。”

唐棣一声清啸，脚下猛点屋瓦，返身疾掠，一掠几达五丈，分明这次话声，是从墙头传来，等到飞腾到墙头上，非但再又扑空，而且连条人影也未瞄见，人站在墙上，向四处细瞧，即不闻其声，更不见其形，这时唐棣对来的这位女子，倒觉得十分棘手，凭自己的功力，虽不敢说是已臻上乘，但一般能和自己比得上的，想也不会太多，而这位女子，行踪飘忽，时而在西，倏又到东，仅能闻其声，但结果均未见到其人，显见轻功已超神入化，来无踪，去无影，实难看到本人，如此怎能防备，因此登时难堪到达极点，呆立在墙上，无颜立即下来。

突然，却听到大厅顶上，又传来了一声冷笑，继道：

“我还告诉你，燕山客手底下那点儿功夫，姑娘还瞧不到眼里，别说他派的徒弟，来到这儿替你撑腰，就是他亲自前来，也休想保住你的这条老命！老儿，你就等死吧！你不要再白费心机了！东邀人，西请客，也不过请来一些窝囊废，那不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

保，他们怎能够还有能力来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倒是至死，仍不甘心，企图邀约外人前来，就可以侥幸逃过一死，那岂不是作梦！”

唐棣闻言之下，直气得面红耳赤，怒气不由胆边生，血液沸腾，便朗声大喝：“燕山客不成材的弟子唐棣，即要领教几招，何必藏身不露，不敢出面较量，一味的地暗地里，大言不惭的说些诳语，难道这就可以把人吓唬怕了吗！我唐棣虽然初离师门，学艺不精，武功也不强，倒要挺身出来，比试比试，见个高低，一较短长！方肯甘心。”

唐棣这次飞扑得更快，只见身形一晃，人便跃至屋顶，哪知大厅之上，哪有半点踪影，院落及四周，一片沉寂，就是一片树叶落地，也会听得很清楚，天上冷月凄凄，照耀大地，倍增无限寂静，院内及四周，均未发现任何踪影，显然来的女子，功力已到超神入化境界，来不见其踪，去不见其形，只有听到声音的份儿。

原来这时玉兔已升至东半天，银蟾已吐清辉，光照大地，院内特别光亮，夜风吹动，砭骨生寒，唐棣立身房上，心中也是一寒，匆忙心中一动，这位女子，冷哼，和她说话的声音，无一不像在古道上遇见的那位白衣女子，唯独没有看见他的身形，不敢确定。但是那位骑着白马的女子，也是进到这邯郸城内，哪有这么的巧合呢？由各项判断，定是那位白衣女子无疑。

谷云飞这时，也来到下面，抬头往四周详看，有无动静，并且发出一声浩叹，道：

“老弟，下来啦，这女子来去无踪，这三个晚上，一直是鬼没神出，虚声恫吓，肆无忌惮，想她必已去得远了，不必再去理会她了，下来进厅喝杯茶吧！常言道：

‘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’也只有听天由命了！”

谷云飞虽是内心中惊惧万分，如大敌当前，但在表面上，仍然若无其事的，神情自若，老成持重，惊惧之色不现于外。

唐棣则满面羞赧，惭愧万分，女子的声音明明是在房顶上，可

是自己跃下来的时候，根本什么都没有看到，只有天上皎皎的明月，脚下的片片屋瓦，是以羞愧万分，但他也不能常呆在房上。但他却不往地上飞落，两臂一振，平身斜掠，身在空中，倏地再张两臂，右脚尖立向左脚上一蹬，藉势用力，身躯向前飞跃，忽又掠前五丈之多，落身已在墙外，待他又再回到院中，手中已多了一把长剑，现在有剑在手，斗志便自然高涨，如果敌人再来时，便以剑置他于死地。

因适才进来匆忙，未将马鞍旁的宝剑取下，所以现在才到院外取回宝剑，准备杀敌，这两位老江湖，如何不知唐棣已被来人激怒了，而且是羞怒兼具，如矢在弦，一触即发，是以，唐棣身才落到院中，谷云飞便又呵呵大笑道：

“老弟，佛说：

‘种得兰因，方收絮果，’老朽咎由自取，现已活到花甲之外，若是丧在敌人手下，结束一生，也不算是短命了，老弟倒不要为我的生死，忧心如焚。又道是：

‘血债血还’，老朽死而无怨，待会儿这女魔头再来时，还望老弟置身事外才好，不要涉身此是非之中。”

唐棣闻言，有如万箭钻心，他如何听不出，这谷老英雄显然是专待自己前来，解救他一步危难，目前所看到的一切，显然已大失所望，道是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其实不过安慰他罢了，但是，他哪里知道这句话，更将唐棣说得难堪已极，当下一掀剑眉，朗声道：

“晚辈虽然不才，技艺不精，但却不敢挫辱师门威名，就算今晚没有老英雄这档事，晚辈既然仗入江湖，就应该抱有悲天悯人，仗义锄奸，疏财济贫，除暴安良之事，切磋琢磨，方收事功，今晚奉师命，前来老英雄处，自当接受老英雄地差遣，接受命令，竭尽心智，效命于老英雄，令即敌人前来，处心积虑，千方百计，一心一意，想谋夺老英雄的性命，晚辈不来则可，令既赶到此间，适逢敌人已到此间，兴风作浪，欲置老英雄于死地，晚辈岂可遇难而退，龟缩不

前，逢艰回避，难藏不出，即是来者，武功再高，能力再强，晚辈唐棣，也要挺身向前，仗剑而出，必和敌人，一较短长，争个高下，虽败犹荣，死而无憾，更不负恩师多年训导，谆谆教诲之辛劳，否则，见强敌，则不前，遇硬汉，而退缩，必辱及师门，为天下武林所不耻，唐棣虽少不更事，见少知微，但尚识大体，岂能因一时受敌人奚落，便尔灰心丧志，胆却不前，自取污辱，贪生怕死，忘恩而负议，实非我唐棣所能为也。”

谷云飞闻言，心中一动：

“燕山客武功高绝，登峰造极，为人耿介，绝世超价，名噪武林，声名远播，尤其一套大罗剑惊天地，泣鬼神，从来就没听说，有人能在他的剑下，走过十招，今晚向自己寻仇的这位女子，虽来去飘忽不定，那只是轻身功夫出神入化而已，怎能便肯定她在剑术上也在他之上呢？这岂不是杞人忧天，自我困扰，听他刚才所说的一番话，倒是豪志凌云，大气磅礴。乃是当武林之中，不可多得的才气纵横，脱颖而出的青年才后，如能假以时日，必是一位头角峥嵘，杰出人才，俗语有言：‘强将手下无弱兵’，燕山客能有徒弟如此，气壮山河，馨冲云霄，实属难得，大可自慰了。”

却是那周冲生怕谷云飞，拒绝唐棣这一大好帮手，失去良机，致招敌人暗算，丧失性命。皆因十多年前，谷云飞曾救过周冲一命，周冲恩怨分明，念兹在兹，深铭心中，现今谷云飞，竟招敌人侵扰，是以倒比谷云飞还要心急，常想请人前来，替谷云飞解除今日的烦恼。当即忙道：“老哥哥，话不是这么说的，向你寻仇的这位女子，虽始终未曾现身，但来的仅是她一人，却无疑问，凭燕山客老前辈的剑术武功，为人做事，这位老弟已得真传，颇受熏陶，加之你我两人，不信就会输在她的手中，老哥哥，你万安，老弟台快往里请！”

谷云飞这才又呵呵大笑，他手中是举着一枝火把，哪知才一转身，忽然照见那半掩的正门上，书着一个白色的骷髅头，书的非常恐怖，又极逼真。足见来人手法干净俐落，快速无比，书法精纯，轻